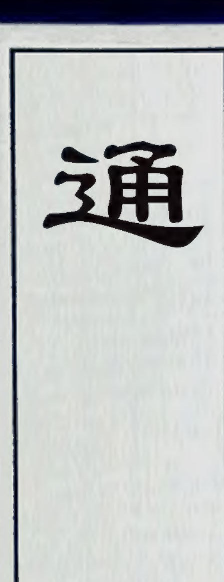

通紀

通紀卷第十二　五代

梁太祖　庶人友珪附　末帝

太祖皇帝諱晃本名溫唐帝賜名全忠姓朱氏宋州碭山人祖信父誠世皆儆賤誠粗通五經大義以教授爲業帝生夕所居廬舍之上有赤氣上騰里人望之皆驚奔而來曰朱家火發矣及至則廬舍儼然旣而鄰人以誕娩告衆咸異之未冠而孤母王氏携養寄蕭縣劉崇家帝旣壯不事生業以雄勇自負里人多厭之崇以其慵惰每加譴杖惟崇母自幼憐之親爲櫛髮嘗誡家人曰朱三非常人汝輩當善待之我嘗見熟寐次化爲一赤蛇乾符中辭劉氏入黃巢軍以力戰屢捷補爲隊長中和元年西拒邠岐鄜

夏之師于興平所嚮皆立功二年巢以帝爲同州防禦使使自攻取聞巢軍勢蹙諸校離心帝遂斬僞監軍使嚴實舉郡降王重榮即日飛章上奏時僖宗在蜀聞之喜曰天賜予也乃授帝左金吾大將軍充河中行營副招討使仍賜名全忠自是帝帥所部與河中兵士偕行所向無不克捷三年蔡州刺史秦宗權與黃巢餘孽合從肆虐共圍陳州僖宗命帝爲東北面都招討使帝領兵於鹿邑與巢衆相遇縱兵擊之斬首二千餘級四年收西華寨巢遁去帝遂入陳是時河東節度使李克用奉僖宗詔同謀破賊與帝合勢於中牟北邀擊之賊衆大敗於王滿渡多束手來降時賊將霍存葛從周張歸厚張歸霸皆自

匍匐馬前悉宥而納之是歲黄巢雖没而秦宗權繼為巨孽攻陷鄰郡殺掠吏民屠害之酷更甚巢賊昭宗龍紀元年蔡都將郭璠執宗權來獻帝檻宗權送於長安斬於獨柳樹下昭宗進封帝東平王帝擒濮州邵儒梟徐州時溥之首平兖（朱暄）鄆（朱瑾）南伐（淮南楊行密）北侵（幽薊）拔瀛莫二郡攻中山（定州王郜）繼為所敗由是河朔皆弭伏焉是歲唐左軍中尉劉季述幽昭宗於東内立皇子德王裕為帝仍遣其養子希度來言願以神器輸於帝帝方在河朔遽還于汴會李振自長安使迴因言于帝曰夫豎刁伊戾之亂所以資霸者之事今閹豎幽辱天子王不能討無以令諸侯帝悟因請振復使于長安與時宰潛謀反正侍衛將軍

孫德昭以下誅劉季述迎昭宗反正改元天復進封
帝爲梁王酬反正之功也朝廷既誅劉季述以韓全
誨張宏彥爲兩軍中尉宰相崔允每事裁抑宦官
宦官側目昭宗不得已罷崔知政事崔怒急召太祖
請以兵入輔帝行次零口聞長安亂昭宗爲閹官韓
全誨等刼遷西幸鳳翔避帝之兵鋒也翌日遂命旋
師自赤水次咸陽岐人大將苻道昭領兵萬人屯武
功以拒帝帝遣康懷英敗之月移軍北伐二年六月
帝復西征次于虢縣與岐軍大戰殺萬餘衆擒其
將校數百人九月帝以岐人堅壁不戰思欲旋斾以歸
河中親從指揮使高季昌曰天下雄傑窺此舉者一
歲矣今岐人已困頓少俟之帝乃命季昌密募人入

岐以紿之騎士馬景堅願應命許之明日景躍馬西走直叩岐闉詐以軍怨東遁爲告且言列寨尚留萬餘人夕將遁矣宜速掩之李茂貞信其言遽啓二扉悉衆來寇時諸軍已介馬待之中軍一鼓百營俱進又分遣數百騎以據其闉岐人進不能駐其趾退不能入其壘殺戮蹂踐不知其數茂貞喪膽議誅閹寺以自贖焉三年昭宗遣中使押送韓全誨以下二十餘人首級以示帝發離鳳翔幸左軍寨帝素服待罪昭宗命學士傳宣免之帝即入見稱罪拜伏者數四既而促召升殿密邇御座且曰宗廟社稷是卿再造朕與戚屬是卿再生因解所御玉帶面以賜帝昭宗至長安謁太廟御長樂樓禮畢顧謂帝曰今日得親奉觴酒

莫於先皇帝室前御之德朕不能報矣伐青州楊師
厚率大軍與王師範戰于臨朐青軍大敗師範舉城
請降青州平分命將校略地於登萊淄棣等州皆下
之由是東漸于海皆為梁土也十月有大聲出於梁邸
之廳事帝甚驚駭占者曰當有大慶三年帝果即
位於此四年帝將議迎駕東幸洛陽慮大臣不從密
令護駕都指揮使朱友諒矯昭宗命收宰相崔允京
兆尹鄭元規等殺之時又邠岐兵士侵逼京畿帝因
是上表堅請昭宗幸洛昭宗不得已從之駐蹕於陝
帝自河中來覲謁見於行營因酒涕言曰李茂貞寺
竊謀禍亂將迫乘輿老臣無狀請陛下東遷為社稷
大計也昭宗延帝於寢室見何皇后面賜酒器及衣

物何后謂帝曰此後大家夫婦委身於全忠矣因泣
下帝辭歸洛陽昭宗開內宴時有宮人與昭宗附耳
而語韓建躡帝足帝遽出以爲圖已因連上章請車
駕幸洛昭宗累遣中使傳宣謂帝曰皇后方在草蓐
未任就路帝以陝州小藩非萬乘久留之地請以四月
內東幸閏月昭宗發自陝郡次于穀水左右唯小黃
門及打毬供奉內園小兒共二百餘人帝猶忌之是日
密令醫官許昭遠告變乃設饌於別幄召而盡殺之
皆坑于幕下先是選二百餘人形貌大小一如內園人
物之面至是使一人擒一人縊於坑所即蒙其衣及戎
具自飾昭宗初不能辨久而方察自是昭宗左右前
後皆梁人矣車駕至洛入宮是日大風晝晦改元天

祐八月昭宗遇弑於大内遺制以輝王柷爲嗣二年
天子命帝爲相国揔百揆以荆南等二十一道爲魏国
進封魏王兼備九錫之命爲天下兵馬元帥四年天
子遣御史大夫薛貽矩來傳禪代之意帝家廟棟間
生五色芝之狀如芙蓉紫煙蒙護數日不散又府第前
舊有苦井是日忽變爲甘其味如醴福建道使持
戕幣來聘仍以白鸚鵡一同獻自是旬浹之内諸州
郡繼以白烏白兎洎白蓮並蔕者相次來上皆曰金
行應運之兆也又帝之家廟第一室神主上有五色
衣自然而生四月降御札傳禪于帝出傳国寶玉冊
受禪寶及文物儀仗朝于梁国庚戌帝御金祥殿
初受百官稱臣下書稱教令□□宰臣百官各押本

司法物於正殿前習儀乃下 敎令改名晃令有司分
告天地宗廟其舊名中外章疏不得更有去避甲子
宰臣張文蔚已下押冊自上源驛登輅車諸司各備
威儀金吾仗鹵簿導引文武百官新羅渤海質子
及親王隨寶冊列於殿前帝卯時被袞冕升御座受
冊司天監仇殷奏符瑞之驗於是宰臣百官蹈舞稱
賀按握升樞記曰黑衣神孫披天裳兒子持函上天
牀黑衣神則北方之神北方主水火爲水之孫王南
方南爲朱方朱帝之姓也帝復以丁卯火年夏四月
受唐禪又讖曰承唐祚者坐在龜頭號初年中有一
市在臣邊坐在龜頭是元字號初年亦元字也市在
臣邊是師字故帝自元師踐天子之位先是唐乾

符中木星入于南斗王鐸問邉崗曰是何祥也崗曰木星入斗帝王之兆也然不於今其在後乎木在斗中於文爲朱字當有朱氏王天下者木數三其應在三紀乎至是果驗焉又天后朝有讖辞云首尾三鱗六十年兩角犢子自狂顛龍蛇相鬬血成川解者云兩角犢子牛也必有牛姓干唐祚故周子諒彈牛仙客李德裕謗牛僧孺皆以應圖讖爲辞然朱字牛下安八八即角之象也故朱滔朱泚構乱常之禍冀無妄之福豈知應之帝也改元開平国號大梁以曹州濟陰之邑奉唐主封爲濟陰王升汴州爲開封府建名東都其東都改爲西都皇長男友文封愽王友珪封郢王友璋封福王友貞封均王友雍封賀王友

徽封建王以薛貽矩平章事二年河東節度使李克用薨帝聞之喜詔諭中外其略曰楊行密方命討除不經年而自殲李克用繞行削奪未逾歲而去亡皆憑天命之誅不假兵威之勢（中和四年帝與克用同破賊帝於上源驛宴克用往爭帝夜命甲士攻之克用適去自此構隙乾寧三年葛從周與克用男落落戰洹水擒落落以獻斬之天復二年朱友寧與晉軍戰擒克用男廷鸞以獻）三月以鴻臚卿李從爲二王後封萊国公四年泛九曲池御舟傾帝墮溺於池中宮女侍官扶持登岸乾化二年車駕至西京時帝疾大漸因謂近臣曰我三十年經營王業不意太原餘孽復此譸張我觀所爲其志不小天復使我短命身後必無奈何我料諸兒咸非彼敵吾死其無葬地矣言次氣絕久而方蘇友珪帝第二子母亳州之營妓唐光啓中帝徇地于亳州召

而侍寢娠及期妓以生男告故帝字之曰遥喜帝受禪封郢王帝不豫動多躁撓友珪因事遭杖心不自安時東京留守博王友文者帝之養子其妻王氏甚有姿色帝潛亂之帝末遇弑前旬日謂王氏曰吾終不起此疾召友文來吾與之決蓋意有所屬且友珪妻張氏容色冠代帝亦嬖之皆廉知其事乃告友珪曰大家以傳国璽授王氏令懷往東京公將及禍矣友珪憂恐知不保全夕乃易服微行入左龍虎軍見統軍韓勍備告帝末年勲臣宿將多以非罪見誅勍亦懼死乃共畫弑逆之謀是夜勍以牙兵五百人雜控鶴軍士伏禁中夜三鼓斬關及萬春門至帝寢殿侍疾者皆驚走帝惶駭而起帝曰我

疑此賊久矣恨不早殺爾友珪之親信馮廷諤刺帝
遂崩年六十一友珪自以茵褥裹之瘞於寢室翊
日遣受旨丁昭溥賚僞詔赴東京誅博王友文發喪
友珪矯遺制於柩前即位謚帝曰神武元聖孝皇帝
廟號太祖葬宣陵改乾化三年爲鳳歷元年洛軍大
擾先犯宮禁友珪聞亂引妻張氏及親校馮廷諤趨
北垣樓下知事不濟令廷諤先刃其妻及己廷諤亦
自剄焉友珪年二十八末帝即位乃貶友珪爲庶人
末帝諱瑱初名友貞太祖第四子母元貞皇后張氏
封均王美容儀性沉厚寡言雅好儒士庶人友珪弑
逆矯太祖詔至東京密令帝害友文友珪即位以帝
爲東京留守友珪篡逆羣情不附會趙巖至東京

帝以誠款謀之嵓嚴時典禁軍還洛以謀告侍衛親軍袁象先僞鳳歷元年二月象先引禁兵千人突入宮城遂誅友珪象先遣趙嵓嚴賫傳国寶至東京請帝即位於洛陽帝報之曰夷門太祖創業之地居天下之衝北拒并汾東制淮海国家藩鎮多在關東命將出師利於便近若都洛下非良圖也公等如堅推戴冊禮宜在東京是月即位於東京去鳳歷之號稱乾化三年帝姑息大臣親任駙馬趙嵓嚴宣徽使趙鵠德妃張氏兄弟漢傑漢倫干預權柄宰臣敬翔崇政使李振並罹讒間貞明元年魏博節度使楊師厚薨以賀德倫代其任三月二十九日夜魏軍作乱執德倫囚於別館盡殺其部衆爲乱首張彦所迫遣使歸款於太原

原闕

晉王口唐莊宗也排陣使謝彥章十青人所憚賀瓌朱珪協謀因享士伏甲以殺彥章以謀叛聞晉王聞之喜曰彼將帥如是亡無日矣龍德三年四月晉王即唐帝位於魏州十月唐帝引師襲中都王彥章兵潰於是彥章與監軍張漢傑等皆爲唐人所獲帝聞中都之敗唐軍長驅將至時禁軍尚有四千人朱珪請以拒唐軍帝不從或勸帝西奔洛陽趙巖曰勢已如是一下此樓誰心可保乃止俄報曰晉軍過曹州矣帝置傳国寶於卧内俄失其所在已爲左右所竊迎唐帝矣帝召控鶴指揮使皇甫麟曰吾與晉人世讎不可俟彼刀鋸卿可盡我命無令落讎人之手麟進刃建国樓之廊下帝崩麟即時自剄初許州獻綠毛龜宮中

造室以蓄之命曰龜堂帝嘗戲市珠於市既而曰珠
數足矣衆皆以為不祥之言帝貞明中改瑱或解
去瑱字一十三月一八日果以一十一年至十月九日亡
唐帝入汴聞帝殂憮然嘆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朕
與梁主十年對壘恨不生見其面尋詔張全義葬
之其首藏於大社晉天福中詔唐朝罪人首級許親
屬及舊寮收葬左衛將軍安崇阮收葬焉

右梁自太祖至末帝共二帝凡十七年入後唐

通紀卷第十二

通紀卷第十三　五代

後唐太祖　莊宗　明宗

閔帝　末帝

太祖武皇帝諱克用本姓朱耶氏其先隴右金城人曾祖盡忠為沙陀府都督祖執宜蔚州刺史追尊昭烈皇帝烈考国昌本名赤心討龐勛有功懿宗賜姓李氏名国昌籍係鄭王房追謚文皇廟號獻祖帝即獻祖第三子母秦氏在姙十三月載誕之際母艱危者竟夕族人憂駭市藥於鴈門遇神叟曰非巫醫所及可馳歸盡率部人被甲持旄擊鉦鼓躍馬大譟環所居三周而止族人如其教果無恙而生時虹光燭室白氣充庭井水暴溢帝始言喜軍中語齠

齒善騎射年十三見雙鳧翔空射之連中衆皆臣伏新城北有毗沙天王祠祠前井一日沸溢帝因持巵酒而奠曰予有尊主濟民之志無何井溢故未察其禍福惟天王若有神奇可與僕交談奠酒未已有神人被金甲持戈隱然出於壁間見者大驚走惟帝從容而退由是益自負獻祖之討龎勛也帝年十五從征摧鋒陷陣出諸將之右軍中目為飛虎子賊平授帝雲中牙將黃巢渡江其勢滋蔓天子以帝為大同軍節度使獻祖出師討党項吐渾赫連鐸乘虛陷振武舉族為吐渾所虜至定邊軍迎獻祖歸雲州雲州守將不納帝略蔚朔之地得三千人屯新城赫連鐸晝夜攻圍俄而獻祖引軍至吐渾退走天子命赫連鐸

進軍討帝獻祖率其族奔於達靼部中和元年天子令李友金發五百騎賚詔召帝於達靼帝即率達靼諸部萬人趨鴈門整兵南嚮京師二年獻祖自達靼部率其族歸代州三年帝大敗巢軍於零口進收京師帝既收長安軍勢甚雄諸侯之師皆畏之帝一目微眇時號為獨眼龍許帥田從異汴帥朱溫徐帥時溥各遣使來告以巢蔡合縱兇鋒尚熾請帝共力討賊四年帝合徐汴之師攻賊於西華賊將黃鄴弃營而逌是夜大雨巢營中驚亂退營陳州北五月大雨震雷平地水深數尺賊營為水所漂而潰帝大破賊於王滿渡賊衆分寇汴境帝渡汴遇賊將渡而南半濟擊之大敗臨陣斬賊將王濟安楊景彪是夜黃巢携

妻子東走是月班師過汴朱温延請宴於上源驛醉夜伏兵謀害帝遇大雨震電得從者薛鐵山等數人扶掖踰電光而行登尉氏門縋城而歸自是與朱温構怨也至太原帝自累立大功為汴帥忌圖陷没諸將乃上章申理帝表至朝廷大恐加太傅同平章事隴西郡王光啓二年僖宗幸興元朱玫於鳳翔立嗣襄王熅為帝以偽詔賜帝帝燔之械其使馳檄諸方鎮遣使奉表於行在昭宗乾寧二年鳳翔李茂貞邠州王行瑜華州韓建稱兵向闕同弱王室殺害宰輔帝率蕃漢之師討乱十一月收龍泉寨時行瑜以精甲五千守之李茂貞出兵來援為李孚之所敗行瑜復入邠州大軍進逼其城行瑜登城號哭曰行瑜無罪昨殺南

北司大臣是歧帥將兵脅制主上請治歧州行瑜乞東身歸朝帝曰僕受命討三賊臣公其一也如能東身歸闕為公奏取進止行瑜懼弃城而遁既而慶州奏王行瑜將家屬五百人到州界為部下所殺傳首闕下帝既平行瑜還軍渭北天子進封帝晉王帝復上表請討李茂貞天子不允帝私謂詔使曰觀主上意疑僕別有佗腸復何言哉但禍不去胎憂患未已三年帝與汴軍戰於洹水之上鐵林指揮使落落被擒落落帝長子也既戰馬踣於坎帝馳騎以救之其馬亦踣追兵將及帝背射一發而斃乃退天復元年汴將張存敬迫河中王珂告急於帝珂妻帝愛女也亦以書至懇切求援帝報曰賊阻道路衆寡不敵救爾即

與爾兩亡可與王郎弃城歸朝珂遂送款於張存敬尋徙于汴帝自是不復能援京師覇業由是中否天祐元年朱友恭弑昭宗告哀使至晉陽帝南向慟哭三軍縞素四年哀帝禪位於汴帥是歲西川王建遣使至勸帝各王一方帝不從五年帝疾崩於晉陽年五十三莊宗即位追謚武皇帝廟號太祖陵在鴈門

莊宗皇帝名存勗太祖長子母貞簡皇后曹氏帝在姙時后夢神人黑衣擁扇夾侍左右載誕之日紫氣出於窻戶及為嬰兒體貌竒特沉厚不羣年十一從太祖討王行瑜令入覲獻捷昭宗一見駭之曰兒將來之国棟勿忘忠孝於予家因賜鸂鶒酒卮翡翠盤子授檢校司空隰州刺史改汾晉二郡皆遥領之帝

洞曉音律十三習春秋手自繕寫略通大義及壯便
騎射膽略絶人其心豁如也太祖起義雲中部下皆
北邊勁兵及破賊迎鑾功居第一由是稍優寵士伍
因多不法帝不平之因啓於太祖太祖依違之天祐
五年太祖厭代帝乃嗣王位於晉陽年二十四振武軍
節度使克寧帝季父也克寧妻激怒克寧陰圖禍
乱監軍使張承業命李存璋伏甲以誅克寧時梁
祖自將兵至澤州帝召周德威軍歸晉陽梁祖亦
歸洛帝知其無備乃謂其將曰汴人聞我有喪必謂
不能興師解圍定霸在此一役軍發自太原伏三垂崗
直抵夾城李嗣源攻東北隅李存璋王霸燒寨斸夾
城為二道周德威李存審各分道進攻軍士鼓譟三

道進攻斬首萬級獲其副招討使符道昭大將三百人梁主聞其敗也旣懼而嘆曰生子當如是李氏不亡矣吾家諸子乃豚犬爾初帝纔五歲從太祖校獵於三垂崗崗上有元宗原廟太祖於相前置酒樂作伶人奏百年歌者陳其衰老之狀聲詞悽苦太祖引滿捋髮指帝曰老夫壯心未已二十年後此郎子必戰於此及是役也果符其言焉帝班師下令於国中禁盜賊恤孤寡徵隱逸止貪暴峻隄防寬獄訟朞月之閒其俗丕變帝每出於路遇飢寒者必駐馬臨問人情大悅王霸之業自此而基矣七年十二月梁祖命王景仁討鎮州王鎔營於柏鄉帝親征八年正月周德威與梁軍轉戰至高邑南李存璋引諸軍陣於

野河之上鎮定之師與血戰梁軍敗而後從者數四
自巳及午騎軍接戰至晡梁軍欲抽退塵埃漲天德
威周麾而呼曰汴人走矣李嗣源率親軍与史建塘
寺夾攻梁軍大敗棄鎧投仗之聲震動天地龍驤神
威神捷諸軍殺戮殆盡自陣至栢鄉數十里殭尸枕籍
敗旗折戟所在蔽地夜漏一鼓帝入栢鄉梁軍輜重帳
幄資財奴僕皆為帝軍所有幽州劉守光僭稱大燕
皇帝年號應天十年帝親征幽州擒劉仁恭檀州燕樂縣
人執劉守光并妻李氏祝氏子繼祚以獻帝虜仁恭
父子以行十一年春至晉陽誅守光遣李存霸拘送仁
恭于代州刺其心血奠告于太祖陵然後斬之十二年魏軍
士張彥追賀德倫上章梁末帝請復六州之地末帝不從

遂迫德倫歸於帝事具梁末帝篇秋梁將劉鄩軍於莘縣帝營於莘西日夕交鬬十三年劉鄩謂帝已歸晉陽將乘虛襲鄩鄩自莘引軍至城東與其將楊延直兵會俄而帝自貝州至鄩卒見帝驚曰晉王邪兩軍初合梁軍稍卻再合鄩引騎軍突西南而走是月劉鄩敗於莘縣王檀遁於晉陽梁王聞之曰吾事去矣十五年帝自魏州率師次於楊劉略地至鄆濮而還遂營於麻家渡列營十數梁將賀瓌謝彥章以軍屯濮州行臺村結壘相持百餘日帝嘗以數百騎摩壘求戰謝彥章率精甲五千伏於堤下帝以十餘騎登堤伏兵發圍帝十數重帝之騎軍繼至攻於圍外帝於圍中躍馬奮擊決圍而出時帝銜

於接戰每馳騎出營李存審必叩馬進諫帝伺存審有間即策馬而出至是幾危方以存審之言為忠也十二月帝與梁軍戰於胡柳陂周德威戰歿是時陂中有土山梁軍數萬先據之帝帥中軍至山下梁軍嚴整不動旌旗甚盛帝呼諸軍曰今日之戰得山者勝賊已據山吾與爾等各馳一騎以奪之帝率軍先登銀槍步兵繼進遂奪其山梁軍紛紜而下復於土山西結陣數里時日已晡矣或曰諸軍未齊不如還營詰朝可圖再戰閻寶進曰深入賊境逢其大敵期於盡銳以決雌雄況賊帥奔亡衆心方恐今乘高擊下勢如破竹矣王建及乃大呼以奮擊諸軍繼之梁軍大敗遂抜濮陽十八年魏州開元寺僧傳真獲傳國

寶獻於行臺驗其文即受命寶之八字二十年三月築壇於魏州牙城之南四月己巳帝昇壇祭告昊天上帝遂即皇帝位改天祐二十年為同光元年以豆盧革盧澄平章事詔昇魏州為東京（三年依舊以洛州為東都魏州改為鄴都）是月追尊曾祖為昭烈皇帝廟號懿祖皇祖為文景皇帝廟號獻祖皇考為武皇帝廟號太祖詔於晉陽立宗廟以高祖神堯皇帝太宗文皇帝懿宗昭聖皇帝昭宗聖穆皇帝及懿祖已下為七廟十月帝御大軍攻中都擒梁將王彥章都監張漢傑等將吏二百餘人斬馘二萬時既獲中都之捷帝召諸將謀其所向惟李嗣源曰宜急趨汴州此去汴州咫尺若晝夜兼程信宿即至段凝未起河壖夷門已為我有矣且請以千騎前

驅陛下御軍徐進鮮不克矣帝嘉之是夜嗣源率前軍先進翌日車駕即路曹州郡將出降前軍至汴城嗣源令左右捉生攻封邱門梁開府尹王瓚請以城降俄而帝與大軍繼至王瓚迎帝自梁門入梁朝文武官屬於馬前謁見陳敘世代唐臣陷在偽廷今日再覩中興雖死無恨帝諭之曰朕二十年血戰蓋爲卿等家門無足憂矣各復乃位時梁末帝朱鍠已爲其將皇甫麟所殺獲其首函之以獻周匝者帝之寵伶也胡柳之役陷於梁帝每思之至是謁見欣然慰接周匝因言梁教坊使陳俊保亢之恩推薦請除郡守帝許之三年陳俊爲景州刺史儲德源爲憲州刺史皆梁之伶人也梁將段凝等率大將先至請死詔各賜錦袍御馬金幣凝上疏奏梁朝權臣趙

巖等並助成虐政結怨於人聖政惟新宜誅首惡是日趙巖等并妻孥皆斬汴橋下二年詔鹽鐵度支戶部並委租庸使管轄吏人孔謙酷加賦斂赦文之所原放謙復刻剝不行大失人心始於此矣三年鍾武軍節度使朱守殷奏昨修月陂隄至德宮南獲玉璽一紐獻之其文曰皇帝行寶四字背有紐交龍光瑩精妙詔括天下私馬將伐蜀帝令李嚴往市蜀中珍玩蜀法嚴峻不許奇貨東出其許市者謂之入草物嚴歸而奏之帝大怒九月命魏王繼岌郭崇韜等大舉伐蜀十一月蜀主王衍出降大軍入成都自興師凡七十五日蜀平得兵士三萬錢一百九十二萬貫金銀共二十二萬兩珠玉犀象二萬紋錦綾羅五十萬得節

度州十郡六十四縣二百四十九四年魏王繼岌殺樞密
使郭崇韜於西川夷其族朱友謙當国法帝素實大
容納無疑於物自誅郭崇韜朱友謙之後閹竪伶官
交相讒謟邦国大事皆聽其謀繇是漸多猜惑不欲
大臣典兵趙在禮反乱軍逼李嗣源帝河北（見明宗篇）詔河
南借今年租稅時年饑民困百姓不勝其酷宰臣豆盧
革率百官上表以魏博軍变請出内府金帛優給將
士不報時知星者上言客星犯天庫宜散府藏又云
流星犯天棓主御前有急兵帝召宰臣於便殿皇后
出宮中粧奩銀盆各二并皇子滿哥三人謂宰臣曰
外人謂内府金寶無數向者諸侯貢獻旋供賜與今
宮中有者粧奩嬰孺而已可鬻之給軍革等惶恐而

退是時軍士之家乏食婦女掇蔬於野及優給軍人皆負物而詬曰吾妻子已殍矣用此奚為甲子元行欽自衛州率部下兵士歸京帝幸耀店以勞之西川輦運金銀四十萬至闕分給將士有差元行欽請車駕幸汴州發京師是時李嗣源已入於汴帝聞諸軍離散精神沮喪至萬勝鎮即命旋師帝過罌子谷道路險狹每遇衛士執兵仗者皆善言撫之曰適報魏王繼岌又進劒西川金銀五十萬到京當盡給爾等軍士對曰陛下賜與太晚人亦不感聖恩帝流涕而已又索袍帶賜從官內庫使張容哥對曰頒給已盡衛士叱容哥曰致吾君社稷不保是此閹竪抽刀逐之或救而獲免容哥謂同黨曰皇后惜物不散軍人歸罪於

吾輩事若不測吾輩萬段願不見此禍因投河而死

甲戌次石橋帝置酒野次悲啼不樂謂元行欽等諸將曰鄴下亂離寇盜蜂起總管迫於亂軍存亡未測今訛言紛擾朕實無聊卿等事予已來富貴急難無不共之今茲危蹙賴爾籌謀而竟默默無言坐觀成敗行欽等百餘人垂泣而奏曰臣本小人蒙陛下撫養位極將相危難之時不能立功報主雖死無以塞責乞申後効以報国恩於是百餘人皆援刀截髮置頸於地以斷首自誓上下無不悲號識者以為不祥帝還宮樞密使李紹宏與宰相豆盧革韋説會於中興殿之廊下商議軍機因奏魏王西征兵士將至車駕且宜控汜水以俟魏王從之車駕將發京師從駕馬軍陳於

寬仁門外步兵陳於五鳳門外帝內殿食次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自本營率所部抽戈露刃至興教門大呼與黃甲兩軍引弓射興教門帝聞其變自宮中率諸王近衛禦之逐亂兵出門既而焚興教門緣城而入登宮牆讙譟帝御親軍格鬬殺亂兵數百俄而帝為流矢所中亭午崩於絳霄殿之廡下時年四十二是時帝之左右例皆奔散唯五坊人善友斂廊下樂器簇於帝屍之上發火焚之及明宗入洛止得其燼骨而已天成元年七月丁卯有司上謚曰光聖神閔孝皇帝廟號莊宗是月丙子葬於雍陵

明宗皇帝諱亶初名嗣源其先代北人世事太祖及錫姓遂編於屬籍追尊四代祖聿為孝恭皇帝曾

祖敎爲孝質皇帝祖炎爲孝靖皇帝考霓孝成皇
帝帝即孝成元子母孝成懿皇后劉氏初孝成事從
唐獻祖爲愛將獻祖之失振武爲吐渾所攻部下離
散孝成獨奮忠義解蔚州之圍太祖之鎭鴈門也孝
成厭代帝年甫十三善騎射獻祖見而撫之曰英氣
如父可侍吾左右每從畋獵仰射飛鳥控弦必中尋
隸太祖帳下太祖遇上源之難將佐罹害者甚衆帝
時年十七翼衞武皇脫難於亂兵流矢之內獨無所傷
帝嘗宿於鴈門逆旅逆旅媼方娠不時具饌媼聞腹
中兒語云大家至速宜進食媼異之親奉庖爨甚恭
帝詰之媼告其故帝既壯雄武獨斷謙和下士每有
功未嘗自伐凡所賜與分給部下梁人攻兗鄆鄆帥

朱瑄求救太祖遣帝率三百騎敗汴軍於任城太祖嘉其功即以所屬五百騎號曰橫衝都侍於帳下故兩河間目帝為李橫衝天祐五年栢鄉之役莊宗激壯之曰卿見南軍白馬赤馬都否覩之令人膽破帝曰彼虛有其表耳翌日當歸吾廐中即屬鞬揮弭躍馬挺身與其部下百人直犯白馬都奮檛舞矟生挾二騎校而廻是日梁軍大敗以功授代州刺史莊宗遣周德威伐幽州帝分兵略定山後八軍與劉守光愛將元行欽戰於廣邊行欽窮蹙面縛乞降十三年莊宗與梁將劉鄩大戰於元城北帝以三千騎擊鄩軍殆盡十四年契丹何保機率衆三十萬攻幽州帝舞檛奮擊萬衆披靡挾其酋帥而還虜衆大敗委棄鎧仗羊馬殆不勝紀莊宗

即位於鄴宮時天祐二十年改元同光帝進位檢校太傅兼侍中尋命帝率步騎五千襲鄆州下之梁人陷德勝南城圍楊劉以扼出師之路帝孤守汶陽四面拒寇久之莊宗方解楊劉之圍九月梁將王彥章以步騎萬人迫鄆州自中都渡汶帝長子從珂獲梁將任釗等三百人彥章退保中都莊宗聞其捷自楊劉引軍至鄆以帝爲前鋒大破梁軍於中都生擒王彥章等是日帝勸莊宗徑取汴州帝先至汴州聞梁主已殂莊宗到帝迎謁路側莊宗大悅手引帝衣以頭觸帝曰吾有天下由公之血戰也當與公共之進位兼中書令二年潞州小將楊立叛帝受詔討之擒楊立以獻進位太尉移鎮汴州爲蕃漢揔管契丹入寇三年破虜衆於

涿州移授鎮州節度使先是帝領兵過鄴鄴庫取御甲五百聯以行莊宗知之怒甚帝上表申理方解十二月帝朝於洛陽時莊宗失政四方饑饉軍士匱乏有賣兒貼婦者道路怨咨帝在京師頗爲謡言所屬洎朱友謙郭崇韜無名被戮中外大臣皆懷憂懾諸軍都虞候朱守殷奉密旨伺帝起居守殷陰謂帝曰德業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公可謂震主矣宜自圖之無與禍會帝曰吾心不負天地禍福之來吾無所避付之於天卿勿多談四年趙在禮據魏州反元行欽攻之不利退保衛州帝將兵渡河三月六日帝至鄴都趙在禮等登城謝罪出牲餼勞師帝納之八日夜五鼓亂軍逼帝帝河北安重誨霍彥威躡帝足請

詭隨之入鄴城在禮等奉迎帝謂在禮曰欲建大計非兵不能集事吾自於城外招撫諸軍帝乃得出發魏縣歸闞元行欽保衛州果以飛語上奏帝上章申理莊宗遣帝子從審齎詔諭帝從審至衛州爲行欽所械帝奏章亦不達帝乃趨白皐渡駐軍於河上及將濟舡少帝方憂之忽有木栰數隻沿流而至即用以濟師故無留滯焉至汴州莊宗遣姚彥溫爲前鋒彥溫率八百騎于帝具言主上爲行欽所惑事勢已離難與共事帝曰卿自不忠言何悖也乃奪其兵四月至罌子谷聞蕭牆釁作莊宗晏駕帝慟哭不自勝詰旦朱守殷遣人報京城大亂請帝速至京師時莊宗子繼岌征蜀未還帝至洛陽羣臣諸將勸進帝

面諭止之文武百寮三拜牋請行監国之儀荅旨從之霍彥威孔循等請改国號帝問藩邸侍臣左右奏曰先帝以錫姓宗屬爲唐雪寃以繼唐祚今梁朝舊人不願殿下稱唐請更名號帝曰予年十三事獻祖以予宗屬愛幸不異所生事武皇（武皇太祖也）三十年排難解紛櫛風沐雨冒刃血戰體無完膚武皇功業即予功業先帝天下即予天下凡云弟紹於義何嫌且同宗異號出何典禮庚子下敕誅租庸使孔謙停租庸名額依舊爲鹽鐵戶部度支三司委宰臣豆盧革專判丙午於莊宗柩前即位改元天成三年追尊四廟詔弛麴禁於秋苗上徵納麴價亟出五錢時孔循以麴法殺一家於洛陽或獻此議以爲愛人便国

故行之襄邑民聞威父爲人所殺有狀和解特勅處死和
凝奏應補齋郎並須引驗正身舊例使蔭一任官補一
人今後改官須轉品即可如無子許以親姪繼限念
書十卷試可則補從之帝問古鐵券如何趙鳳對曰
帝王誓文許其子子孫孫長享爵祿帝曰先朝所賜
唯朕與郭崇韜李繼麟三人爾崇韜繼麟尋已族滅
朕之危疑處在旦夕鳳曰帝王執信故不必銘金鏤石矣
四年併吏部三銓爲一銓宜令本司官員同商量注擬連
署申奏仍不得於私第注官長興元年翰林學士
劉昫奏新學士入院舊試五題請停試詩賦只試麻
制答蕃書批答共三道張延朗爲三司使有使額自延朗始中書奏
吏部流內銓諸色選人所試判兩節度欲妥定其等

第文優者超一資次者依資又次者以同類道理全踈者於同類中少入戶處注擬從之二年詔諸州府城郭内依舊禁麴其官中自造減舊價之半但賣麴田畝上所徵麴錢並放鄉村人戶一任私造時甚便之三年帝謂宰臣曰春雨稍多久未晴霽何也馮道對曰水旱作沴雖是天之常道然季春行秋令臣之罪也更望陛下廣敷恩宥久雨無妨於聖政也十月大理少卿康澄上疏曰臣聞安危得失治亂興亡誠不繫於天時固非由於地利童謠非禍福之本祆祥豈隆替之源故雊雉升鼎而桑榖生朝不能止殷宗之盛神馬長嘶而玉龜告兆不能延晉祚之長是知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陰陽不調不足懼三辰失

行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涸不足懼蟲賊傷稼不足懼此不足懼者五也賢人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耻道消深可畏毁譽乱真深可畏直言蔑聞深可畏此深可畏者六也然而不足懼者願陛下存而勿論深可畏者願陛下修而靡忒加以崇三綱五常之教敦六府三事之歌則洪基與五岳爭高盛業共磐石永固優詔奨之四年帝於便殿閲范延光内外見管馬數對曰三萬五千匹帝歎曰太祖在太原騎軍不過七千先皇自始至終馬纔及萬今有鐵馬如是而不能使九州混一是吾養士練將之不至也吾老矣馬將奈何延光奏曰臣每思之國家養馬太多試計一騎士之費可贍步軍五人三萬五

千騎抵十五萬步軍既無所施虛耗国力臣恐日久難継帝曰誠如卿言肥騎士而瘠吾民民何益哉帝不豫因唾出肉片如肺者數片便溺升餘至曙帝小康秦王從榮領兵陣於天津橋禁軍拒之從榮敗奔河南府遇害帝聞之駭是不豫崩於大內壽六十七謚曰聖德和武欽孝皇帝廟號明宗葬徽陵

閔帝諱從厚小字菩薩奴明宗第三子母昭懿皇后夏氏帝齠齔好讀春秋略通大義封宋王鎮鄴都同母兄秦王從榮誅明宗遣宣徽使孟漢瓊馳驛召帝明宗崩帝至自鄴於柩前即位改元應順西京留守王思同奏鳳翔節度使潞王從珂拒命取亳州團練使李重吉潞王之長子幽於宋州帝聞西師咸叛

遣使殺之大軍進攻鳳翔山南軍潰帝聞之謂康義誠等曰朕幼年嗣位委政大臣兄弟之間必無榛梗諸公大計見告朕獨難違事至於此何方轉禍朕當與左右自往鳳翔迎兄主社稷朕當歸藩於理為便朱宏昭馮贇不對義誠曰西師驚潰蓋由主將失策臣請自往關西扼其衝要詔侍衛安從進京城巡檢是日從進已得潞王書擬潛布腹心矣從進尋殺馮贇於其第是夜帝以百騎出元武門至衛州東七八里遇騎從自東來不避左右叱之乃白鎮州節度使石敬瑭也帝喜敬瑭拜舞於路帝下馬慟哭諭以潞王危社稷康義誠以下叛我無以自庇長公主見教逆爾於路謀社稷大計敬瑭曰衛州王宏贄宿

舊諳事且就宏贇圖之宏贇曰天子避狄古亦有之
然於奔迫之中亦有將相国寶法物所以軍長瞻奉
不覺其亡也今以五十騎奔竄無將相一人擁從安排
興復大計所謂蛟龍失雲雨者也今六軍將士揔在
潞邸矣公縱以戚藩念舊無奈之何遂與宏贇同謁
於驛亭敬瑭以宏贇所陳以聞弓箭使沙守榮奔
洪進前謂敬瑭曰主上即明宗愛子公即明宗愛婿
富貴既同受戚休合共之今謀於戚藩欲期安復翻
索從臣国寶欲以此爲辞爲賊筭天子邪乃抽佩刀
刺敬瑭敬瑭親將陳暉扞之守榮與暉單戰而死洪
進亦自刭敬瑭盡誅帝之從騎五十餘輩獨留帝於
驛乃馳騎趨洛四月潞王即位廢帝爲鄂王遇鴆崩衛

州時年二十一是日辰時白虹貫日晉高祖即位謚曰
閔葬徽陵
末帝諱從珂本姓王氏鎮州人母宣懿皇后魏氏
明宗略地至平山遇魏氏虜之帝時年十餘歲明宗養
爲已子小字二十三帝幼謹重寡言及壯長七尺餘
方頤大體材貌雄偉以驍果稱明宗愛之在太原嘗與
石敬瑭因擊毬入趙襄子廟見塑像屹然起帝祕之
私心自負及明宗征討以力戰知名莊宗嘗曰阿三
不唯與我同齒憨戰亦相類莊宗與梁軍戰於胡
柳陂兩軍俱撓帝衛莊宗奪土山摧驍陣其軍復
振天祐十八年梁人攻德勝砦莊宗命明宗符存審為
兩翼以抗之自以中軍前擊梁軍退卻帝以十數騎

雜梁軍而退至壘門大呼斬首數級斧其望櫓而還帝先與樞密使安重誨在常山因杯盤失意帝以拳擊重誨腦中其擲走而獲免帝雖悔謝然重誨終銜之及帝鎮河中重誨知其出入不時因矯宣中旨令牙將楊彥溫遇出郊則閉門勿納四月帝閱馬於黃龍莊彥溫閉城拒帝帝聞難遽還遣問其故彥溫曰但請相公入朝此城不可入也帝止虞鄉以聞明宗詔帝歸闕遣藥彥稠將兵討彥溫令生致之而要鞫問收城彥溫已死明宗甚怒之後數日重誨以帝失守諷宰相論奏行法明宗不悅重誨又自論奏明宗曰朕為小將校時家徒衣食不足賴此兒荷石灰收馬糞存養以至今貴為天子而不能庇一兒卿欲行

朝典朕未曉其意卿等可速退從他私第閑坐遂
詔歸清化里第不預朝請二年重誨得罪二年五月
封潞王應順元年移鎮太原是時不降制書唯以宣
授而已帝聞之召賓佐將吏以謀之皆曰主上年幼未
親庶事軍國大政悉委朱宏昭等王必無保全之理
判官馬裔孫曰君命召不俟駕行焉諸君凶言非令
圖也是夜帝令李專美草檄求援諸道欲誅君側
之罪朝廷命王思同率師來討外兵大集大將督衆
攻城帝登城垂泣諭於外曰我年未二十從先帝征伐
出生入死金瘡滿身樹立得社稷軍士從我登陣者
多矣今朝廷信任賊臣殘害骨肉且我有何罪因慟
哭聞者哀之時羽林都指揮使楊思權謂衆曰大相

公吾主也遂引軍自西門入嚴衛都指揮使尹暉亦
引軍自東門入外軍悉潰帝整衆而東次長安劉遂
雍以城降次靈口誅王思同次華州收藥彥稠繫獄
次陝州康義誠軍前兵士相繼來降駕下諸軍畢至
誅宣徽使孟漢瓊於路左是夜閔帝與帳下親騎百
餘出元武門而去四月壬申帝至蔣橋文武百官立
班奉迎教曰以未拜梓宮未可相見俟會於至德宮
帝入伏梓宮慟哭宰相馮道等上牋勸進乙亥赴西
宮柩前告奠即位改元清泰帝在鳳翔日有瞽
者張濛自言知術數事太白山神其神祠即元魏時
崔浩廟也時之否泰人之休咎濛告於神即傳其吉
凶之言帝親校房暠酷信之一日濛至府聞帝語聲

駭然曰非人臣也曷詢其事即傳神語曰三珠併一珠驢馬沒人驅歲月甲庚午中興戊己土長興四年府廨諸門無故自動人頗駭異遣曷問濛濛曰不出三日當有恩命是夜報至封潞王及帝移鎮河東甚懼問濛濛曰王保無患王思同兵至又詰之濛曰王有天下不能獨力朝廷兵來迎王也至是帝受冊冊曰維應順元年歲次甲午四月庚午朔帝迴視房曷曰張濛神言甲庚午不亦異乎帝令曷共術士解三珠事言三珠三帝也驢馬沒人驅失位也帝即位之後以濛爲將作少監帝初封潞王言事者云一足已入洛矣又帝在鳳翔日有何叟者昮夲見陰官凭几告叟曰爲吾言於潞王來年三月當爲天子二十

三年叟既蘇懼不敢言逾月復卒于陰官見而叱之曰安得違吾言不違其事再放汝還退見廊廡下簿書以問主者曰朝代將易此即陞降人籍之簿也及蘇詣帝親校劉延朗告之帝召而問之叟曰請質之此言無徵戮之可也去二十三蓋帝之小字也又石壕人胡杲通善天文帝召問之曰天責不可言若舉動宜以乙未年舉兵又問之杲通曰今歲部首王者不宜建功立事俟來歲入朝則福祚永遠矣其後皆驗夫如是則大寶之位必有宜其數可輕言哉帝素輕財好施自岐下爲諸軍推戴告軍士曰俟入洛人賞百千至是以府藏空匱於是有配率之令京城庶士扼溺自絕者相繼七月立沛国夫人劉氏爲皇后

十月宰臣姚顗奏吏部三銓近年併爲一司望令依舊分銓從之二年宰臣盧文紀等上䟽其略曰肅宗初平寇難再復寰瀛自上元後於長安東内置延英殿宰臣如有奏議聖旨或特有宣皆於前一日上聞對御之時祗奉冕旒旁無侍衛獻可替否得曲盡於討論捨短從長故無虞於漏洩伏望聖慈俯循故事或有事關軍國謀繫否臧未果決於聖懷要詢訪於臣輩則請依延英故事前一日傳宣或臣等有所聽聞切關利害難形文字須面敷敭臣等亦依故事前一日請開延英當君臣奏議之時祗請機要臣寮侍立左右帝詔襃嘉二年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叛張敬達進軍攻討初帝疑河東有異志與近臣

語及其事帝曰石郎與朕近親在不疑之地流言毀譽
朕心自明萬一失歡如何和解左右皆不對翌日欲移
敬瑭於鄆州房暠等堅言不可司天監趙延乂亦言
星辰失度尤宜安靜由是稍緩其事薛文遇獨宿於
禁中帝召之諭以太原之事文遇奏曰臣聞作舍於
道三年不成国家利害斷自宸衷以臣料之敬瑭除
亦叛不除亦叛不如先事圖之帝喜曰聞卿此言豁
吾憤氣居六七日敬瑭上章云明宗社稷陛下纂承
未契輿情宜推令辟帝幸懷州臣下勸其親征則
曰卿輩勿說石郎使我心膽墮地十一月行營副招討
使楊光遠殺招討使張敬達於晉安寨以兵降契丹
口口並以漢軍與敬瑭立敬瑭為大晉皇帝約為父

子之國改元天福帝還宮晉高祖至河陽帝舉族與皇太后曹氏自燔於元武樓晉高祖入洛得帝燼骨於火中詔葬徽陵帝在位二年年五十二

右後唐莊宗至末帝四主共一十四年入晉

通紀卷第十三

通紀卷第十四　五代

晉高祖　少帝

漢高祖　隱帝

高祖姓石氏諱敬瑭太原人本衛大夫碏漢丞相奮之後四代祖璟追尊爲孝安皇帝三代祖郴追尊爲孝簡皇帝祖翌追尊爲孝平皇帝考諱紹雍蕃字臬捩雞善騎射有經遠大略事後唐武皇及莊宗累從戰功與周德威相亞歷平洺二州刺史追尊爲孝元皇帝帝即孝元第二子母孝元懿皇后何氏生時白氣充庭人甚異焉及長性沉澹寡言笑讀兵法重李牧周亞夫行事唐明宗爲代州刺史每深心器之因妻以愛女唐莊宗聞其善射擢居左右天祐十二年莊

宗併有河北之地開府於鄴梁遣上將劉鄩以兵五萬營於莘十三年鄩引庇突至清平薄於城下莊宗至自甘陵兵未陣多爲鄩所掩帝領十餘騎橫絕梁深入東西馳突無敢當者卒全部伍而旋莊宗拊其背曰將門出將言不謬爾因頒以器帛復親爲吕口當時以爲異恩十五年莊宗與梁軍大戰於胡柳陂揔管周德威將左軍前鋒不利德威死之莊宗率步衆五千固守高陵以避敵之鋭明宗獨完右廣伏於土山之下顧謂帝曰梁人首獲其利旌旗甚整何計可以挫之帝曰賊候如此出手隳指彼多步衆易進難退莫若啜精飲水徐而困之且超乘徒行其勢不苛一擊而破期在必勝明宗曰是吾心也會日暮梁軍列

於平野五六萬人爲一方陣麾遊騎以迫唐軍帝曰敵將遁矣乃請明宗令士整冑寬而羅之命左射軍三百人鳴矢馳轉漸東其勢以數千騎合之迫夜旌旗皆靡而一角先潰三面踵之其牙竿相擊橫屍積甲不可勝計由是梁人勢削莊宗即位於鄴帝以五十騎從明宗取鄆涉濟突東門而入鄆兵來拒帝中刃翼明宗遂拔中城既而平汴水滅梁室致莊宗一統集明宗大勳帝與唐末帝功居其最明宗長興二年改河陽節度使仍兼兵柄北面頻奏報契丹族移帳近塞吐渾突厥已侵邊地戍兵雖多未有統帥帝奏願行加兼侍中閔帝應順元年加帝中書令帝性簡儉未嘗以聲色滋味輒自燕樂每公退必召幕客論

民間利害及刑政得失明而難犯事多親決有店婦與軍士訟云曝粟於門爲馬所食而軍士懇訴無以自明帝謂鞫吏曰兩訟未分何以爲斷可殺馬刳腸而視其粟有則軍士誅無則婦人死遂殺馬馬腸無粟因戮其婦人境內肅然莫敢以欺事言者歧陽兵亂推潞王爲天子閔帝自洛陽出奔於衛相遇於途事見閔帝篇末帝清泰二年移鄆州節度使進封趙□公尋降詔促帝赴任帝心疑之乃召寮佐曰今天子用后族委邪臣沉湎荒惑萬機停壅失刑失賞不亡何待吾自應順中少主出奔之日覩人情太去不能扶危持顛憤憤於方寸者三年矣今我無異志朝廷自啓禍機不可安然死於道路況太原險固之地

積粟甚多若且寬我我當奉之必若加兵我則外告
隣方北構強兵興亡之數皎在天今欲發表稱疾
以俟其意諸公以為如何桑維翰劉知遠贊成密計
遂拒末帝之命朝廷以帝不奉詔降制削奪官爵即
詔晉州招討張敬達領兵圍帝於晉陽帝尋命桑
維翰求援契丹九月契丹酋長耶律氏率衆自鴈門而南
旌騎不絕五十里餘與南軍騎將高行周符彥卿等
合戰時張敬達楊光遠列陣西山下敬達等步兵大
敗死者萬人契丹乃命築壇於晉陽城南冊帝為大晉
皇帝禮畢帝鼓吹道從而歸始梁開國之歲即唐
天祐四年也潞州行營使李思安奏壺關縣庶穰鄉
鄉人伐樹樹倒自分兩片內有六字如左書云天十四載

石進梁祖令藏於武庫然莫詳其義至帝即位識者曰天字取四字中兩畫加之於傍則丙字也四字去中之兩畫加十字則申字也帝即位之年乃丙申也又易云進者晉也國號大晉皆符契焉又帝即位之前一年年在乙未鄴西有柵曰李固清淇合流在其側柵有橋橋下大鼠與蛇鬭鬭及日之申蛇不勝而死行人觀者數百識者志之後唐末帝果滅於申又末帝眞定常山人也有先人舊廬其側有古佛剎剎有石像忽搖動不已人皆異之及重圍晉陽帝遣腹心何福輕騎求援北蕃蕃主自將諸部赴之不以繒帛不以珠金若響應聲謂福曰吾已兆於夢皆上帝命我非我意也時援兵未至僞將張敬達引軍逼城設柵柵將成

忽有大風暴雨擁無以立後築長城城就又爲水潦所壞城終不能合晉陽有北宮宮城之上有祠曰毗沙門天王帝曾焚修默而禱之經數日城西北闉正受敵處軍候報稱夜來有一人長丈餘介金執殳行於城上久方不見帝心異之又牙城有僧坊之廡下西北隅有泥神神之首忽一日有煙生其騰郁如曲突之狀坊僧奔赴以爲人火所延及俯而視之無所有焉事尋達帝帝召僧之臘高者問焉僧曰貧道見莊宗將得天下曾有此煙觀此噴湧甚於當時兆可知矣自此日傍多有五色雲氣如蓮芰之狀帝召占者視之謂曰此驗應誰占者曰見處爲瑞更應何人又帝每詰旦使尉撫守陴者率以爲常忽一夕已暝城上有

號令之聲不絶者三帝使人問之將吏云從上傳來者皆曰知神助時城中復有數家井泉暴溢不止及蕃軍大至合勢破之末帝之衆似泣朽焉斯天運使然非人力也改元天福車駕至昭義北主舉酒言於帝曰予遠來赴義大事已成皇帝須赴京都至河陽望見洛陽煙火唐末帝聚其族登元武樓自焚死車駕入洛御文明殿受朝賀用唐禮樂二年詔宜於唐朝宗屬中取一人封公世襲兼隋之酅公為二王後以後周介公備三恪主其祭祀左僕射劉昫等議立宗廟以立高祖已下四親廟其始祖一廟伏候聖裁御史中丞張昭議請依隋唐之制立四廟推四世之中名位高者為太祖詔下百官定議百官請依唐朝追尊四

廟爲定從之宰臣監修國史趙瑩奏請循近例依唐
明宗朝凡有内廷公事及言動之間委端明殿學士
或樞密院學士侍立見旋繫日編録逐季送當館其
百司公事亦望逐季送當館旋要編修日歷從之明宗
天成二年趙熙上言應内中公事及詔書奏對不到中書者請委内臣一人抄録月終送史館　三年詔給平章
事馮道門戟十六枝桑維翰李崧十二枝十月御札曰
爲國之規在於敏政建都之法務要利民歷考前經
朗然通論顧惟涼德獲啓丕基當數朝戰伐之餘
是兆庶傷殘之後車徒既廣帑廪咸虚經年之輓粟
飛芻繼日而勞民動衆常煩漕運不給供須今汴州
水陸要衝山河形勝乃萬庾千箱之地是四通八達之
郊爰自按巡益觀宜便俾升都邑以利兵民汴州宜

外，爲東京，置開封府；洛京，改爲西京；雍京，改爲晉昌軍。四年，史館奏請令宰臣一人撰錄時政，訖遂時以備撰述。從之。七年，帝不豫，崩，壽五十一，謚曰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廟號高祖，葬顯陵。

少帝名重貴，高祖從子，考諱敬儒，母安氏。敬儒嘗爲唐莊宗騎將，早薨，高祖以帝爲子。帝少而謹厚，高祖愛之，但性好馳射，有祖禰之風。高祖受契丹冊，將入洛，欲留一子撫晉陽，先謀於契丹。契丹曰：使諸子盡出，吾當擇之。乃於行中指帝謂高祖曰：此眼大者可遂。以爲北京留守，行太原尹。天福三年，進封齊王。六年，從高祖幸鄴都，是歲遇旱，高祖遣帝祈雨於白龍潭，有白龍見於潭心，是日澍雨尺餘。高

祖崩承遺制命樞前即皇帝位帝在并末著人望及保釐浚郊大有寛裕之稱詔州郡稅鹽過稅斤七錢住稅斤十錢州府鹽院並省司差人勾當先是諸州府除蕃鹽外每年海鹽界分約收鹽價錢一千七萬貫高祖以所在禁法抵犯者衆遂開鹽禁許通商令州郡配徵人戸食鹽錢上戸千文下戸二百分爲五等時亦便之至是掌賦者欲增財利難於驟變前法乃重其關市之征蓋欲絶其興販歸利於官也其後鹽禁亦如故鹽錢亦徵至今爲弊焉八年遣内外臣寮二十八人往諸道州府率借粟麥時使臣希旨立法甚峻民間碓磑泥封之隱其數者皆斃之由是人不聊生物情胥怨九年正月大霧中有白虹

相偶占曰斯為海淫其下必將有戰契丹寇黎陽上
將軍張彥澤寧勁騎以禦之遣譯語官孟守忠致
書契丹求脩舊好守忠回契丹復書曰已成之勢
不可改也太原奏與契丹偉王戰於秀谷斬首三千
級生擒五百人獲敵將一十七人賊軍散入鴉鳴谷巳
進軍追襲二月鄆州奏博州刺史周儒以城降契丹博
州殘兵至自敵中滄州奏賊衆三千人援送所掠人
口寶貨等由長蘆入蕃以輕騎邀之斬獲千餘人
人口輜重悉委之而走冀州奏敗賊軍於城下見舁
棺者訊其降者曰戚城之戰上將金頭王中流矢而
死此其櫬也三月詔天下抽點鄉兵凡七戶出一士六
戶資之仍自具兵仗以武定為號七月大赦天下改

天福九年爲天運元年是日宣赦未畢會大雨雷忽遽而罷時都下震死者數百人明德門内震落石龍之首識者以爲石乃國姓蓋不祥之甚也十二月工部尚書權知貢舉竇貞固奏試進士諸科舉人入策舊例夜試以三條燭盡爲限天成二年改令晝試今欲依舊夜試從之二年六月監修國史劉昫史官張昭遠等以新修唐書紀志列傳并目録凡二百三卷上之賜器帛有差三年九月契丹瀛州刺史詐爲書與樂壽監軍王巒願以本城歸順且言城中蕃軍不滿千人請朝廷發軍襲取之已爲内應十一月北面行營招討使杜威率諸將領大軍自鄴北征師次瀛州城下貝州節度使梁漢璋戰死杜威等

以漢璋之敗遂收軍而退行次武疆聞契丹入寇欲
取直路自冀貝而南會張彥澤領騎鎮定至且言
契丹可破之狀於是大軍西趨鎮州十二月契丹與王
師戰於中渡王師不利杜威李守貞等率諸軍降
契丹相州節度使張彥澤受契丹命率先鋒口騎
二千人自封邱門斬關而入俄自寬仁門遞入契丹與
皇太后書帝奉表於契丹曰孫臣某言翁皇帝賜
太后書示諭於滹沲河下降杜威一行馬步兵士見
領蕃漢步騎來幸汴州者往者唐運告終中原失
馭數窮否極天缺地傾先人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兵連
禍結力屈勢孤翁皇帝救患摧剛興利除害躬擐
甲冑深入寇場犯露蒙霜度鴈門之險馳風擊電行

中興之誅黃鉞一麾天下大定勢凌宇宙義感神明
功成不居遂興晉祚則翁皇帝有大造於石氏也旋
屬天降鞠凶先君即世臣遵承遺旨纘紹前基諒闇
之初荒迷失次凡有軍國重事皆委將相大臣至於
擅繼宗祧既非禀命輕發文字輒敢抗尊自啓釁端
果貽赫怒禍至神惑運盡天亡十萬師徒皆望風而
束手億兆黎庶悉延頸以歸心臣負義包羞貪心忍
恥自貽顛覆上累祖宗偷度朝昏苟存視息翁皇帝若
惠顧疇昔稍霽雷霆未賜靈誅不絕先祀則百口
苟更生之德門銜無報之恩雖所願焉非敢望也臣
與太后并妻馮氏及舉家戚屬見於郊野面縛俟罪
及明年正月朔契丹次東京城北帝舉族出封邱門

以迎契丹契丹不與之見泊於封禪寺契丹遂入大內至昏出宮斬張彥澤以其剽刼京城契丹以偽制降封帝為負義侯黃龍府安置其地在渤海國界帝與皇太后李氏皇太妃安氏皇后馮氏皇弟重睿皇子延煦延寶俱北行宰臣趙瑩樞密使馮玉侍衛李彥韜隨帝入蕃契丹遣三百騎援送而去帝過中渡橋閱杜重威營寨之迹慨然憤歎謂左右曰我家何負為此賊所破天乎天乎於是號慟而去渡遼水至黃龍府即契丹所命安置之地契丹國母召帝一行往懷密州會國母為永康王所執永康王請帝却往遼陽城駐泊太后馳至霸州詣永康求於漢兒城寨側近賜養種之地永康許諾令太后於建州住

泊漢乾祐二年帝自遼陽城發赴建州至建州節度
使趙延暉盡禮迎奉館帝於衙署中其後割寨地五
千餘頃其地至建州數十里帝乃令一行人員於寨地
內築室分耕給食於帝乾祐三年八月太后薨周顯
德初有漢人自寨而至者言帝與后及諸子俱無恙
猶在建州其隨從職官役使人輩自蕃中亡歸物故
者大半矣

古晉自高祖至末帝二帝共十一年入漢

高祖皇帝姓劉本名知遠及即位改諱暠高其先沙陀
部人帝有天下追尊四代祖湍為明元皇帝曾祖昂
為恭僖皇帝祖僎為昭獻皇帝考琠為章聖皇帝
母安氏帝弱不好弄嚴重寡言及長面紫色目睛多

白初事唐明宗列於麾下明宗與梁人對壘於德勝
時晉高祖爲梁人所襲馬甲連革斷帝輟騎以授之
取斷革者自跨之徐殿其後明宗踐阼晉高祖爲北
京留守以帝有護援之力奏移麾下署爲牙門都校
應順初晉高祖鎮常山唐閔帝召赴闕會閔帝出
奔與晉高祖相遇於途遂俱入衛州泊于郵舍閔帝
左右謀害晉高祖帝密遣御士石敢袖鎚立高祖後
及有變敢擁晉高祖入一室以巨木塞門敢尋死焉
帝率衆盡殺閔帝左右免晉高祖於難清泰元年
晉高祖鎮汾陽帝勸晉高祖舉義贊成密計經綸
之始中外賴之及契丹以全軍赴難破張敬達之衆
於晉陽晉國初建加檢校司空尋攻陝州節度使

契丹送晉高祖至上黨指帝謂高祖曰此都軍甚□
□無大故不可棄之晉祖入洛委帝巡警都邑肅然
無敢犯令天福三年十一月加檢校太尉十二月加同平
章事六年授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七年加侍中時
天下大蝗惟不入河東界晉少帝即位加檢校太師八
年進位中書令開運元年正月契丹南下契丹以大軍
直抵澶州遣將偉王率兵入鴈門以帝爲幽州道招
討使帝大破偉王軍於忻口尋奉詔起兵出土門軍
至樂平會契丹退乃還三月封太原王二年封北平王
十一月契丹率蕃漢大軍由易定抵鎮州杜重威等
駐軍於中渡橋御之十二月重威等全軍降於契丹
張彥澤受契丹命陷京城遷少帝於開封府帝聞之

大駭分兵守境以備寇患天福十二年正月契丹入東京晉少帝北遷二月契丹具漢法服受朝僞制改晉國為大遼國號會同十年帝遣王峻奉表於契丹主賜僞詔褒美呼帝為兒賜木拐一蕃法貴重大臣方得此賜亦猶漢法賜几杖之比也王峻持拐而歸契丹望之皆避路及峻至太原帝知契丹政已亂乃議建號焉是月河東行軍司馬張彥威與文武將吏等以中原無主帝威望日隆群情所屬上牋勸進帝謙讓不允自是三上牋諸軍緇黃耆老至迫請敎答允之帝於太原宮受册即皇帝位改晉開運四年為天福十二年帝以晉帝舉族北遷憤慷久之率親兵趨土門路邀迎晉帝至壽陽聞其已過乃還

契丹聞帝建號僞制削奪帝官爵三月契丹發自東京還遼本國趨相州四月己未陷相州契丹北去是月契丹主耶律德光卒於鎮之欒城五月兀欲召番漢臣寮於鎮州于署牓其遺詔命兀欲嗣位爲永康王六月帝車駕至東京以國號爲大漢年號依舊稱天福七月以太祖高皇帝世祖光武皇帝爲不祧之廟追尊高曾已下四廟天福十三年正月改爲乾祐元年帝不豫崩于萬歲殿年五十四二月朔降遺制周王承祐於柩前即皇帝位謚曰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廟號高祖葬𦵏睿陵

隱帝諱承祐高祖第二子母李太后高祖鎮太原署節院使累官至檢校尚書國初遷檢校太保高祖崩

授特進檢校太尉封周王於柩前即皇帝位乾祐三
年誅樞密使楊邠侍衛都指揮使史宏肇三司使王
章夷其族帝遣腹心賫密詔往澶州鄴都令澶州
節度使李洪義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王殷令鄴都
屯駐護聖左廂都指揮使郭崇奉國左廂都指揮
使曹英害樞密使郭威及宣徽使王峻洪義受得密
詔知事不克乃引使人見殷殷與洪義遣本州副使
陳光穗賫所受詔馳至鄴都威得之即召峻崇英及
諸軍將校至牙署視詔兼告楊史諸公冤枉之狀且
曰汝等當奉行詔旨斷予首以報天子自取功名
崇等前曰此事非必聖意即是李業等竊發假如
此輩便握權柄固得安乎崇等願從公入朝面自洗

雪於是將校等請威入朝以除君側之惡共安天下翌日威以衆南行帝詔張彥超等率禁軍赴澶州守捉帝先遣小竪鸗脫偵鄴軍所至為游騎所獲威即遣回因令附奏赴闕之意仍以密奏置鸗脫衣領中帝覽奏即召李業示之聶文進郭允明在傍懼形于色及聞鄴兵已至河上帝大懼私謂宰臣竇貞固等曰昨來之事大草草耳鄴軍至封邱慕容彥超自鎮馳至帝遂以軍旅之事委之彥超謂帝曰陛下勿憂臣當生致其魁首彥超退見文進詢北來兵數及將校名氏文進告之彥超懼曰大是劇賊不宜輕耳車駕出幸七里店軍　官王師陣於劉子陂與鄴軍相望彥超輕脫先擊北軍威命何福進王彥超李

鈞等大合騎以乘之彥超退卻死者百餘人於是諸
軍奪氣稍稍奔於北軍吳虔裕張彥超等相繼而去
慕容彥超以部下十數騎奔兗州是夜帝與宰臣從
官宿野次侯益焦繼勳潛奔鄴軍帝且策馬至元化門
劉銖在門上問帝左右兵馬何在乃射左右帝廻與
蘇逢吉郭允明詣西北村舍允明知事不濟剚刃於
帝而崩時年二十逢吉允明皆自殺周太祖入京城命
有司遷帝梓宮於太平宮太后詔議立高祖從子徐
州節度使贇為嗣遣前太師馮道等往徐州奉迎周
太祖以嗣君未至請太后臨朝河北諸州馳報契丹
深入十二月郭威領大軍北征威次澶州何福進以下及
諸軍將士扶擁威請為天子即日南還上章于太后

太后命樞密使侍中郭威監國誥曰比者樞密使郭
威志安宗社議立長君以徐州節度使贇高祖近親
立爲漢嗣爰自藩鎮召赴京師雖誥命尋行而軍情
不附天道在北人情靡東適當改卜之初俾膺分土
之命可降封湘陰公明年正月太后誥奉符寶於監
国可即皇帝位周太祖詔太常謚帝曰隱葬頴陵帝
姿皃白皙眉目踈朗未即位時目多閃掣唾洟不止
即位之始遽無此態難作復如故帝關西平定之後稍
生驕易然畏憚大臣未至縱恣嘗因乾象差忒宮中
或有怪異召司天監趙延乂訊其休咎延乂對以脩
德即無患既退遣中使就問延乂曰何者爲德延乂
勸讀貞觀政要後與聶文進郭允明□□狎習信其

邪說以至于敗高祖之征鄴城也一日帝語周太祖曰我夜來夢爾為驢負我升天既捨爾低變為龍捨我南去是何祥也周太祖撫掌而笑冥符肸蠁豈偶然哉

右漢高祖至隱帝凡二帝共四年入周

通紀卷第十四